生活語絲 吳康民

歷史將宣告我無罪

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·卡斯特羅日前逝世，終年九十歲。

人們記得的是，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，他在前古巴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法庭上，用鏗鏘的聲音宣告：「歷史將宣判我無罪。」

卡斯特羅當年領導的游擊隊，攻打反動政權蒙卡達兵營，準備建立一個革命根據地，不幸失敗被捕，在審判他的法庭上，他發表了「歷史將宣判我無罪」幾個字，多麼鏗鏘有力！革命無罪，獨裁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，這就是結論。

卡斯特羅作為被告，同時又是為自己辯護的辯護律師，他在辯護開始時說：「在本案中，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。我作為辯護律師，連看一下起訴書也沒有可能；作為被告，我被關閉在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單人牢房已經有七十六天，這是違反一切人道和法律的規定的。」

古巴是拉丁美洲的一個小國，卡斯特羅卻是一個聞名世界的大人物。他以小國領袖敢於對抗強鄰美國而著稱，早在古巴前獨裁政權巴蒂斯塔時期揭竿而起，一九五三年圖謀武裝起義時被捕，在受審時發表長篇辯護詞《歷史將宣告我無罪》而著名於世。

美國不容許在它的後院存在這樣的一個共產政權。千方百計要扼殺它，但它數十年來屹立不倒。與他同時領導古巴革命的哲·古華拉則不戀權貴，在革命勝利後不願留在古巴當官仍崇尚「世界革命」，再度跋涉赴拉丁美洲「煽風點火」，終於犧牲在玻利維亞獨裁政權的槍下。

美國視古巴為它勢力範圍下西半球的眼中釘，千方百計要消滅卡斯特羅兄弟領導的共產政權，用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卡氏兄弟領導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。

（上）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黑鏡

天命閒時除了喜歡看電影和書之外，也喜歡看電視劇。《黑鏡》（Black Mirror）系列一直是我心頭好之一，最近推薦給我兒子看，他大呼「相逢恨晚」，看完第一季的三集之後就興奮不已，而得知一共有三季之多，他更加興奮，還有這麼多可以繼續追！

雖然某幾集我看到中途就會猜到結局，但還是不會妨礙我觀看的樂趣。就說說最快被我「看穿」的一集吧（注意：劇透警告！）。有一集講述「打喪屍」，一支小型軍隊專門負責在軍方指示之下，消滅「喪屍」。這些軍隊的每一位成員，都被人通過高科技控制大腦，隨時修改他們眼前所見的畫面和夢境。

看到此處，我已經猜到：這些「喪屍」肯定不是真喪屍，而是人！畢竟，我心目中的《黑鏡》，雖然講述的高科技遙不可及，非常「離地」，但想要表達的道理絕不離地，這裡的「喪屍」必定另有乾坤！

果不其然，其實這些喪屍全部都是高層想要除去的，基因相對「有缺陷」的人（例如天生病患等等）。片中的軍方為了用不人道的方法除去他們，就用科技控制了大家的所見，令大家自以為在殺喪屍。

其實現實中的我們，是否也被各種各樣的事情作為「濾鏡」，限制了自己所見所想呢？我和你都有自己的成見，善惡是非判斷都因此受影響。我無法證明自己肯定正確，你也不能。既然如此，開放的心態尤為重要。例如，也許「科學」、「實踐」這一類「濾鏡」自有其存在價值，但常被它們過濾掉的玄學、神秘學等等，是否就不是「真」的呢？或許，它們是否能與「濾鏡」共存呢？

一百人看《黑鏡》，也許能有一百個解讀和想法，閣下閒時不妨也看看，你的看法如何？

琴台客聚 彥火

搭尾班車的駱賓基（下）

駱賓基在文革後，幾乎在文壇消聲匿跡。

一九五六年，駱賓基由於與胡風稔熟的關係，曾捲進株連廣大的「胡風集團」案件，被視作胡風集團的嫌疑分子而受審查一年。

當年駱賓基只有三十九歲，時值盛年，猝遭此打擊，不禁心灰意冷，便產生與文藝告別的念頭，於是把興趣轉移到文史方面，開始鑽研古代典籍《詩經》與《古代社會研究》等，因而不得不接觸到殷墟甲骨文字之源，以確訓詁。

一九六二年，駱賓基又推翻原議，放棄這方面的研究，因為在研讀上述史籍中，他初步對郭沫若在金文研究方面的結論產生疑問，因為他發現了「可能是古五帝時期的金文，應早於殷墟甲骨千年以上」，這無異與郭沫若唱對台戲。後來駱賓基三思而行，終於投鼠忌器，擱置研究。

文革十年，駱賓基又受到另一次衝擊，再次宣告與文學訣別。

從一九七二年開始，由於患了高血壓症，他得以半天休假，偷得空閒，便在家裡重起爐灶，弄起金文的研究來了。

照駱賓基的話說，「實際上當時我是找個精神上的避風港，作為求得唯一安慰自己，解決大痛大苦的方法」。

打從這開始，他便開始作讀書札記，兼及《詩經》、《左傳》的研究。後來駱賓基寫成一部近十萬字的《金文新考》（一九八七年，山西人民出版社）。

這部《金文新考》積累了駱賓基多年來的研究心得，除了《典籍篇》外，餘分三輯，包括《貨幣集》、《兵銘集》、《人物集》（鯀、堯、舜、禹四篇），作者提出以下過去未得出的結論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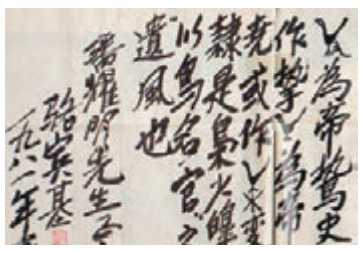
「中國在公元前四千年，就已經有了青銅。這和埃及的青銅時代開始的公認年限是相同的。」

他進一步指出：「一九五六年在陝西西安半坡遺址的發掘中，就出土過銅片，是由高級合金製成的。半坡遺址經碳素測定的年代，為距今六千年。由此可知，以前定半坡遺址為新石器遺址，那就完全不對了。」

駱賓基以自己的研究心得，希望「糾正金文研究方面的千年之誤」，包括由宋代歐陽修、薛尚功，清末吳大澂和在文字學方面有過卓越貢獻的王國維在研究中之「誤」，直到現代胡適、鼎堂先生等學者之「誤」，駱賓基均提出自己的見解。此外還對「漢學家李約瑟博士的某些論點」，也提出了異議。

駱賓基在以後與我通信中的話題，大都涉及金文研究，可見他在另一個領域——金文研究的成果。

駱賓基於一九八一年春題贈潘耀明（彥火）的書法，寫的是「鳥」這個字的演變過程。



（「蕭紅的男人」之十一，完）

銀杏樹葉金黃

其實，銀杏樹我應該見過，那時我在北京讀書，一共呆了十三年半，從初春到秋初，理應見過銀杏樹，可是我竟視而不見，忽略過去了。直到重返北京，有一年秋末冬初，坐在西長安街靠着紅牆的綠色長椅上，有一搭沒一搭地和L聊天，抬頭忽見對面一叢叢的葉子，在上午的陽光照射下，金燦燦地發光，明亮而耀眼。當風吹來，那樹葉相互拍打着，從此我便記住了銀杏樹。

後來，在明月山，我又看到高高的銀杏樹叢，就近一看，只聽到在風中嘩啦啦響動。那時，我們正在山村采風，坐在村屋的矮凳上聊天。那回，我們坐吊車登上明月山，下山時，夕陽西下，忽見雨後彩虹出現在天邊，好像一路為我們送行，印象很深。

這次在陶然亭公園，我又偶遇銀杏樹。當年在北京第六中學讀高中時，我曾與一群同學到這裡春遊，到上了大學，因為距離遙遠了，加上心境可能不同了，印象中再也沒去過。最近一次，還是與老同學蘇州曹相逢在北京，那天相約同遊陶然亭，他說：「在北京那麼多年，還不曾去過陶然亭呢！」是的，我們大學同學八年，從未想起同去陶然亭，到底為什麼？是因為有其他太多選擇？還是沒有心思？還是……都已經不可追究了。不去歸不去，但一去，就接連着去了，九月我和他同去，在湖畔，在石橋上留影，他嘆道：「這湖很漂亮，但如果沒有湖畔的楊柳群，恐怕也就會失色許多了！」那自然，沒有搭配，去想像吧：只有湖水，而沒有楊柳，的確不可思議。只有孤零零的湖，多麼孤單，只有當楊柳飄蕩，湖水才會活了起來。

11月再去北京，因為所住的酒店靠近，也就就近再去逛陶然亭了。可能因為9月的時候，銀杏樹葉還沒有變黃，我也沒怎麼留意。這次一進園不久，便見到一棵棵銀杏樹的樹葉金黃，當風吹來，那樹葉便呼啦啦飄然而下，在地上堆成小丘。後來我在小園子裡看到園林工人在掃落葉，滿地都是金黃。有個中年男人大力搖一棵銀杏樹，葉子應聲飄落地面，也沒有人制止。我見到滿地銀杏落葉，金燦燦地鋪滿一地，不期然想起普希金的《秋天》，只是眼下並非搖落最後一片葉子，而是一大片落葉。「拍照吧！拍照吧！」一個聲音傳來，滿地銀杏落葉成了拍照對象了。

陶然亭公園正中有座高高的牌樓，上面寫着「陶然」兩個字。上次我曾在蘇州曹的慫恿下，半推半就在那裡照相留念，太匆匆，沒留意其他地方；這次慢慢品嚐，發現原來與這牌樓遙遙相對，還有另一相同大小的牌樓，上面寫着「佳境」。陶然對佳境，這所以陶然亭也！

我們隨意走着，在石橋邊，見有一棵古樹，被鐵欄圍着，分明不讓人接近觀賞。到底有什麼奧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問旁邊在工作的花王，他竟也茫然。查實，陶然亭原是清代名亭，也是中國四大名亭之一，清康熙三十四年（公元1695年），時任窯廠監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內創建此亭，並取唐代詩人白居易「更待菊黃家釀熟，共君一醉一陶然」之詩意，為此亭題額「陶然」。

我們沿路無目的地亂逛，看到一座建築物，寫着「陶然心醉一亭留」，旁邊有小字說明：「紀念陶然亭公園對公眾開放60周年暨陶然亭建亭320周年」。原來是個紀念館，外面的亭子裡有一陣胡琴聲，走過去，是幾個老人坐在亭子裡拉曲子。我們隨意跨進館內，館子不大，大多是陶然亭的歷史圖片，參觀的人不多，很快就出來了。

那次從酒店直走，經過一堵長牆，上面寫着「在西城，愛西城」，然後分別是幾幅畫，各寫着：「記憶西城」、「書香西城」、「藝術西城」、「時尚西城」。僅從這四個方面，便可以聞到一股濃濃的文化意味。經過一間水果檔，L買了一個大蘋果，五元人民幣，借水果舖的水龍頭，把蘋果洗了，走在街上，分吃。又脆又大的蘋果，一個人吃不了啊！

還是要吃飯，那天從陶然亭北門出來，過對面，拐右，不幾步，便是京城八大樓之一，致美樓。那次A走便在這裡請她老師蘇州曹晚飯。L驚異於我的老馬識途，可是對於我而言，自然是駕輕就熟。點了鮟魚、蔬菜還有其他，純生啤酒。不料那盤魚實在太大，怎麼也吃不完。而晚間偶遇魯菜館「鴻運樓」，烤鴨、菜花，倒吃得心滿意足。

我發現北京不怎麼流行咖啡館，有一間供應，但裡頭煙霧騰騰，叫我們抱頭鼠竄。走到另一家酒店，因為這是連鎖酒店，廈門那家就有咖啡座。興沖沖走過去，不料那接待員冷冷地說：「我們只接待本店的住客。」沒辦法，回自己的酒店，沒想到咖啡座已打烊。既然如此，只好罷了。問北京人，答案是：「京城不太流行。」

還是回到銀杏樹，那天早上，想去紫竹院公園看看，慢慢走過去，穿過行人隧道，走到對面。一看，紫竹院竟給圍板圍住，看不見裡面的樣貌。看着「紫竹院路」的路牌，我們發愣。天氣報告說，該天天氣是零度到15度，此時大約還不至於零度，但對於我們而言，實在不宜久留，還是回去吧，於是又沿着兩旁在陽光下金燦燦的銀杏樹葉，踱着回酒店去了。

■滿地落葉，空空的椅子。 作者提供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情盡而亡

前幾日，一名年輕的女記者意外知曉未婚夫情移別戀，痛不欲生留下絕筆信之後，以跳樓自絕的慘烈方式，結束了不能自拔的失戀苦痛。因為涉事三方都是新聞從業者，事件迅速引發網絡關注。為情所困累及人命的事情，圍觀者唏噓之餘，再如何義憤填膺，群起聲討始亂終棄之人，也只是於事無補。情感得失寸心知，終究是極為私人的事情。

高中時初讀《牡丹亭》，癡纏於杜麗娘與柳夢梅的兩情繾綣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。彼時情竇懵懂，尚不能體會杜麗娘為何情深至此。直至周末了，仍被《遊園驚夢》裡的句子所困，於是走去班主任的辦公室，希望周末可以請假不來補課，宅在家裡靜心拆解。

班主任是一個年紀望四的中年男子，教授我們物理。很難得，他居然准了我的假。高中學業繁重，請一節課的假都不易，他如此大方，感激之餘頗令我驚訝。離開他辦公室的時候，我特意回頭看了一眼，獨坐窗邊的他，高大魁梧，只是神情似乎有些悵然若失。

周日傍晚回到學校，剛開始晚自習，便有噩耗傳來，周六下午，班主任因故離世。校方特意來班上告知我們，他是突發重病不治而亡，並請代理班主任安慰大家，人有朝夕禍福，不必為此過於傷心。只是到了晚間，接近真相的流言，便繪聲繪色地四下裡流傳開來。

原來早已妻女亭亭的他，和隔壁班一個女學生發生了戀情。不知出路如何，兩人手足無措，決定去山間一同飲藥殉情。約好的時間正是周六下午。

等他飲下死藥，腹痛難耐之際，女生畏死之意頓起，慌忙找人求救。怎奈山裡人跡罕至，幾番拖延，送醫時已無力回天。

消息一出，班上的同學個個驚懼不已。畢竟，我們都不過十五六歲，哪懂得人生多變，竟可以情癡到放棄生命。那也是，第一次在書本以外的生活裡，遇到有人殉情。

再後來，去麗江徒步，聽當地人說，以前納西族的男女青年相戀，如果不能得到雙方族人認可，便會相約去玉龍雪山上一個叫做雲杉坪的地方殉情。古老民族對事關年輕人幸福的婚姻干涉太多了，以至於翻開族譜，幾乎每個家族的歷史上，都有用殉情實現生不同榻死同穴的悲劇。風景絕美的雲杉坪，也因此被稱作殉情谷。谷名悲涼，愛情絕美，我聽得脊背發寒。

殉情的事情還未完結。前一段時間，忽然得知鄰居家的男生淩，意外去世。大驚之餘才得悉，不到二十四歲的淩，喜歡青梅竹馬的寒，寒也喜歡淩。大專畢業的淩，是高速公路收費員；本科畢業的寒，是中學老師。寒的母親和淩的母親過去曾有齟齬，就以學歷不配，堅決反對。淩生性內向，寒嬌弱。兩個人並肩掙扎了許久，也未能獲得家人的同意，於是約了去渭河邊飲藥殉情。

淩寒的結局，和我的班主任的情況相似。淩服藥之後痛苦不堪，寒見狀，殉情之意消退，拿起電話四處呼救，可惜藥性太猛，救援的人尚未趕到，淩已生息全無。

圍觀的鄰人在淩的葬禮上感歎，你死了，化塵歸土，只有你的至親骨肉才會肝腸寸斷。別人照常日出日落，生兒育女。你為此斷送了生命，價值幾何？意義何在？

話雖如此，道理也對。可是人生多苦，熬過來的，不能幸福如願，退而求其次，也有樂趣。熬不過來的人，長久浸泡在煎熬裡，對未來的絕望情緒點滴累積，到不能承受之重時，很大可能會以自戕尋求解脫。並非每一個人，每一次，都能從痛苦中煎熬過來。有人覺得過關斬將的人生，壯麗絢爛。自然也會有人覺得孤芳牆角，望月獨吟，淒美悱惻。人生無常，難有定數，跟隨自己的心意，走什麼樣的路，遇到什麼樣的人，有什麼樣的結局，至少，不會讓自己太過勉強。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鄧紫棋率眞回應林宥嘉婚訊

林宥嘉與丁文琪姊弟戀開花結果，決定鼓起勇氣，在網上發表長文高調求婚，更表述想過用很多不同、排練過各式各樣的方式求婚，可見他對丁文琪的重視。

丁文琪跟林宥嘉相戀兩年半以來，她為怕影響林宥嘉事業發展，一直保持低調，做林宥嘉背後的女人，任何男人都會被她的無私感動。林宥嘉亦很為丁文琪設想，不希望她做高齡產婦，並要把她定下來，故及早結婚。其實丁文琪今年才三十一歲，林宥嘉宣佈明年便舉行婚禮，丁文琪馬上懷孕也不過三十二歲，不算高齡，即是說婚後他們將不設防，盡快有寶寶，且應不單只生一個，可看到二十九歲的林宥嘉細心體貼，想得很遠。而最甜蜜的是林宥嘉求婚，是要把丁文琪定下來，向她派定心丸，他三十未出頭，事業有成，已是小天王，身邊充滿誘惑，他顧及丁文琪的感受，盡快給她安全感，所以用高調方式在網上公開求婚，展示對丁文琪的尊重，同時對兩人感情充滿信心，十拿九穩丁文琪會答應，的確林宥嘉那麼窩心，丁文琪又怎會拒絕？當粉絲都充滿懸念時，相隔一小時後，林宥嘉極速帶來喜訊，在網上貼文：「她說好。」大家即時送上祝福，他又貼出一張與丁文琪緊緊相擁的相片，丁文琪更不經意大晒求婚戒。

前度結婚了，大家當然要追問舊愛鄧紫棋（G.E.M.）的回應，G.E.M簡單說：「未有特別想講的，Thanks~」比裝作送祝福來得真，不虛偽，也貼合她率直的性格，讚！

娛樂圈狂爆結婚生子潮，港台兩男神周柏豪、林宥嘉同時打破「偶像為要給粉絲幻想空間，戀情必要地下化，結婚要隱瞞」的死規矩，大方公開婚訊。新紮花旦王君馨、岑麗香事業剛露曙光，正要博上位，卻選擇先完成人生大事再投入拚搏，換了是上世紀沒可能發生，現今藝人比前輩們幸福百倍，不用苦戀瞞婚，除因經理人思想開明了外，粉絲也聰明了，不再迷信偶像是不用食飯、睡覺及一世不婚的神。年齡也是催化劑，男人四十、五十歲結婚生仔沒問題，蘇永康四十九歲也老來得子，但舒淇、林心如等都看着四十歲的死線趕結婚和預留時間生仔。此外，網絡世界已難保秘密，與其瞞愛瞞婚被踢爆惹公關災難，寧願坦白自爆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日本輻射眞的沒有問題？

網上有人製圖「日本環境輻射量比較」以說明「香港輻射高過東京」，獲得近三千個分享，為很多喜歡旅日的朋友打了強心針。

我不是核專家，不能完全否定他的講法，但看過BBC（由香港電台購得的《國際新視野》）及半島電台做的福島紀錄片，就知道事情不是這麼簡單。一、不能只看政府提供的數據。二、不能只看環境輻射。

文章提及，他所用的數據都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官方數據。為何要用官方數據？日本政府多次被揭造假，又質疑民間的探測器，自己在同一地點裝的，又往往與市民從美國購買的儀器數據不同。為何不用民間自發的Safecast數據，而疑似幫日本政府做代言人？

另外，就是只看環境數據的問題，香港當然有地方會高過日本，但輻射不僅是你站在空氣中所接觸到的，還有喝水，還有吃食物。Safecast就說明過日本政府在檢測食品的輻射安全指數這方面，透明度還不足。雖然大部分國民吃的東西都不會單一地從災區而來，但長時間攝入有可能受污染的食物，對健康有多大影響，還是未知之數。

我的一面之詞是：在中醫館看過有胃癌者是剛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，醫師覺得是輻射問題；也讀過有日本醫生遷離東京；也知道東京的築地市場原定十一月移往豐洲市場，但因傳出豐洲市場的水質驗出污染物質，故延後了搬遷計劃。但我說的東西，說對說錯，都是一面之詞，不似該文以科普之名，令人感受到專業的光環，令人放下戒心及批判。

日本輻射有幾大影響，還是很難說盡，有一點與疫苗探索很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壞的影響未必確立，但有大量例子，不過不全是立刻發生。在這些事，或許應是任何事上，只信數據的傾向是非常危險的，測量器的高低，測土壤還是混凝土，都有分別，就如只看一堆疫苗接種者的自閉率有多高，而不同時看其他副作用如敏感或癱瘓，我甚至看過只用醫療保險數據做的「疫苗科學報告」——只看儀器而忽略一個個活生生的個案，是極不科學的。